

尹俊上將的傳奇

(本文插圖刊第45頁)

● 白天霖 (前警備總司令部少將辦公室主任)

中原建功臺海揚威

尹俊字杰夫，湖南邵陽人，民前一年（一九一〇年）生，軍校七期畢業，曾任排、連、營、團、師、軍長、憲兵司令，澎湖、金門防衛司令官、陸軍副總司令、臺灣警備總司令、總統府國策顧問，任官陸軍二級上將。民國七十六年二月廿三日在臺北逝世，享年七十八歲。

尹俊上將獻身革命五十餘年，剿共、抗日、戡亂，無役不從，智勇兼備，屢建奇功。事上忠誠，帶兵親如兄弟，臨敵勇謀機斷，治事公正廉明。先後駐防臺、澎、金門多年。筆者於民國三十八年（任十八師參謀主任），六十二、三、四年（任警備總部總司令辦公室主任）得參戎幕，親見他有守有為，英武天成，為不世出之將才，為我從軍四十餘年所最崇敬的長官。

謹就記憶所及，將他的特出言行，以及一生傳奇故事，略述如後，以就教於中外雜誌讀者。

尹上將自言，從任排長時起，領兵作戰，無時不以主動攻擊為第一要着。在戰場上，不論上級有無命令，一遇可戰之機，立即把握，因此打

了許多人所不敢打的勝仗。

沅陵擒服董二麻子

民國三十三年秋，他任十八軍中校作戰科長兼沅水清剿指揮官，率領軍直屬部隊三個營，對為患地方十餘年之沅陵股匪董二麻子部三千餘人實施清剿。董二麻子藏匿山區，無法捕捉，多日無功。軍部電令他率部即馳回桃源歸建，但偵知該匪有竄至鄂溪跡象，乃於現地官庄（東北距桃源八十公里）集結部隊，宣稱返防。入夜，先東行而後西向，沿途封鎖消息，三個營分由正面及兩翼，深入山區，奔三十至六十里，天明前合圍鄂溪，股匪於當夜竄來就宿，當即予以一網打盡，因功擢升十八師五十三團團長。十八軍軍史譽之為「勇謀機斷，可媲美李愬破蔡州」。

三十五年中共擴大叛亂，八月，十八師奉命由武漢鐵運，經鄭州，集結商邱、碭山間。尹上將率五十三團任後衛，乘最後兩列車，遭共軍劉伯承第八、第十七兩旅，截擊於開封以東四十里之興隆集車站，時寇眾我寡，軍部急電頻至，命同師開封，協力劉汝明將軍固守城垣；召集部隊

長會商，咸以退守為計。尹上將肝衡情勢，獨謂守於城內，不如戰於城外，遂下令紮營築壘，且用欺敵與攻勢轉移戰術，與共軍激戰兩晝夜，大破共軍，開封之圍隨解。劉汝明將軍親攜食品前來慰問，徐州剿總亦派員犒軍。嗣轉戰蘇、魯、豫、鉅野、宿遷、壩廐、兗州、南麻、曹縣土山集、光山北向店、商邱、鵠山諸役，皆以寡擊衆，共軍首領劉伯承、陳毅不敢輕擾其鋒。

三十七年夏，調升副師長兼第八快速縱隊司令，旋升十八師少將師長，十一月部隊改隸十二兵團，參加徐蚌會戰，於雙堆集北翼陣地與優勢共軍激戰兼旬，十盪十決，流血盈野，終以彈盡援絕，奉命突圍。尹上將率部馳騁，先向北猛攻，再轉由東北側擊，頭部負傷，猶振臂疾呼，衝擊兩晝夜，率能突破重圍。迨抵蚌埠，檢點士卒，尚得二千三百餘人。厥後胡伯玉（璉）將軍重整十二兵團，即以此為基幹，命尹上將收容整編，乃得倉卒成軍，力阻共軍南下攻勢。

三十八年夏，尹上將率新編成之十八師由會昌奔襲梅縣，取山間小徑晝伏夜行，搜索部隊着共軍服裝持共軍旗幟，六日行七百餘里，共軍不

知所措，被殲二千餘人，底定興、梅，進軍潮、汕。十月下旬，奉命由汕頭船運金門，尹上將躬冒鋒鏑，沿龍口海灘向西側擊，鏖戰竟日，殲共軍逾半。林厝東側高堡共軍，以重火力控制整個戰場，給予我師及左翼一一八師之危害最大，我五十二團傷亡營長二員、連長八員，尹上將乃親率警衛營一鼓攻克，雖該營傷亡殆盡，然導致全軍攻擊之進展，將殘餘共軍壓縮於南、北山，翌日以五十四團配合一一八師予以全殲，造成名震中外之古寧頭大捷。是役尹上將對配屬之十一師卅一團始終未予使用，其愛護友軍與重視指揮道德有如此者。

自奉儉約揮金如土

尹上將治軍為政，常能苦下身段，深入基層，尋求疾苦，徹底予以解決，雖耗鉅資而不吝惜。由雙堆集突圍歸來，不待上級命令，以隨同歸來二千三百餘官兵為基幹，派駐蚌埠、浦口、下關各地，收容十六兵團歸來散亡官兵；並赴滬謁胡伯玉將軍請示，獲經濟支援，除發給歸來官兵救濟金外，並親率會計人員攜款，赴南京附近各醫院慰問傷患，優予給付。住院官兵紛紛帶傷歸隊，不逾月即收容八千人。胡伯玉將軍即以此為基幹，編組第六編練司令部所屬之第十、第十八兩個軍。當時幹部短缺，尹上將廣收慎選，團長以下主官即予指派，甚至師長、軍長人選亦由其推薦，其勇於任事，大膽作風如此。

卅八年夏，十八師駐普寧、揭陽地區清剿。軍團發黃金百五十兩，由師統籌運用。此時師於

普寧續行一甲一兵運動，除補足三個團員額外，並規定每連多養兵十名（古寧頭戰役傷亡千餘人無法報銷），另自行成立一新兵團，無補給。尹上將乃以百二十兩黃金購製被服，以免被譏為「便衣團」，餘金發各團、營、連勉濟艱困。主計人員建議寄四兩黃金至臺，作師長夫人生活費，尹上將阻止說：「此乃公款，內人尚可艱苦度日。」

民國卅八年冬，古寧頭作戰之後，胡伯玉司令官命尹上將兼任十四師師長，與十八師司令部同駐頂堡、下堡。他受命後即赴各團點名訓話，召集連、營長個別談話，由軍需主任備銀元一麻袋，參謀主任即筆者在桌旁記錄，詢及每單位經濟狀況，如有透支，立即令軍需主任如數發給，筆者登記，半日即將數千銀元散盡，羣情歡悅。當晚舉行會餐，提出要求即做即練與備戰事項，筵中個別敬酒，他竟能叫出四分之三幹部職別姓名，士氣大振。其揮金如土之豪氣與記憶力之過目不忘，令人折服。

從頭做起以身作則

四十七年尹上將任憲兵司令，深感當時待遇微薄，軍中發生諸多特殊事件，尤以老士兵擅婚及病患問題，至為嚴重。乃召集幹部會議，宣佈四項決策：（一）士官擅婚一律承認，給予眷補並規定外宿時間；（二）士官結婚報由司令部發給三千元送入洞房，不得發喜柬宴客；（三）士官免費鑲牙配鏡，慢性病患集中購藥醫療，務使痊癒；（四）上級分配或自建眷舍，以低階為優先。散會後，軍政

幕僚長及主計人員不約而同的向尹上將叫苦，咸認大感意外，那有鉅款執行此案？他笑着說：「一切由我負責，天下沒有不能解決的問題。」乃開源節流，逐次舉辦，兩年內一一實現，士氣大振，根絕特殊事件。

五十四年春，尹上將任金門防衛司令官，第一個月發薪，主計處長攜十萬元呈司令官，詢之乃兼戰地政務委員會主任委員所應得之軍補費，尹上將拒之，命撥交藝工隊運用，充實藝工隊陣容，改善服飾與設備。某日，有副參謀長因妻患癌症報告借支月薪，尹上將致送醫療費十萬元，主計處長持所批之文件來報：「無此款，無此例，請准改借予數個月薪金。」他不允許，並說：「如你眷有此病，我將加倍贈送。」又政治部主任派員返臺，密查前任司令官之舊賬並予究辦。尹上將止之再四，堅稱：「後任不能追查前任，此為上級國防部之責；如不服從，不是你去職，就是我不幹。」適因事返臺面報蔣公介石請辭，蔣公慰留尹上將而改調政治部主任離金門。

尹上將任金門防衛司令官時，曾舉行一次無預告全島砲兵向對岸共軍陣地急襲射擊，先令團級以上將校於山外附近廣場集合，尹上將蒞臨後，立即向砲兵指揮官下令，五分鐘內所有幾百門火砲向原定目標齊放若干發，全場人員咸表驚訝。蓋除尹上將外，無第二人事先知曉。隨即有無數砲彈由上空呼嘯而過，結果證明砲兵戰鬥準備確能做到「聞令即發」。如此教戰，使官兵有立即戰鬥之心，不敢疏忽。但如下級戰備不週，砲手操作有錯，亦可能誤落近彈，造成不幸事件，

誠屬一次不尋常的大膽嘗試。

五十五年某日，蔣公蒞金門，尹上將引導巡視新增構的地下化砲兵陣地。蔣公見射界低伸，橫鎖全島灘頭海面，讚許其所選定位置極佳，真能藏於九地之下，因而詢問：「以前歷任司令官何以未見及此？」蔣公返臺，致函嘉勉：「吾弟對練兵與戰備的精神，皆先得我心，尤為欣慰。」此一陣地位於突出海角的懸岩峭壁之上，有關偵察、施工乃至進入均極困難，非一般人所能發現。

五十六年十二月中旬國軍第十三屆軍事會議，蔣公特予表揚：「我最近巡視金門，感覺金門防衛司令部，對於建軍事業『從頭做起』的指示，都能貫徹實施，而且也很見成效。尹俊司令官尤能精思力踐，以身作則，為所部倡，其對領袖負責，對部屬服務之精神與態度殊堪嘉尚！」

不平則鳴於心無愧

尹上將個性剛直，決不鄉愿；遇不平事，常耿耿於懷，亟思有以發洩之。在五十五師任副團長時，團長對經濟有欠公關，他犯顏直諫，聲稱官兵生活如此艱困，為領導者，不應將公費傾入私囊，更不能扣軍餉，因起正面衝突，掛冠而去，改投十八軍司令部任科長。

卅八年夏，十八師在江西整補，苦無裝備補充，每步兵連僅機槍四、五挺而已，陳毅共軍近迫，國軍且戰且退，軍部有甚多通信器材及械彈，從無河船運後撤，為共軍截去。至瑞金整訓時，尹上將即向軍長抗議，直指其寧可資敵，不發

部隊之不當。

四十年春，尹上將以副軍長代理十八軍軍長，擔任蘭陽地區海防，白崇禧上將蒞蘭狩獵，迎宴之餘，不勝酒力，直言白崇禧上將於卅七年冬擁兵武漢，不傾全力參加雙堆集之役，致徐蚌會戰失敗，影響整個戰局為遺憾。白崇禧不悅，面報蔣公，蔣公怒，擬撤除其代理。幸得胡伯玉將軍為之緩頰，力陳其戰功，始獲免調。

民國五十五年魏德邁將軍來華訪問，某日遊金門，時尹上將任防衛司令部，設宴款待，微醺，直言說：「我國大陸失敗，當年美國史迪威、馬歇爾與有責焉。」事聞於蔣公，立以專函誠勉：「……惟對外客容止言行，尚望特加修養，不為外人所輕，是為至要。」週後，接魏德邁將軍由香港致函稱謝，並對其責美之言，表示同感。

早在民國卅九年冬，尹上將寫自傳會謂：「余之性情剛倔，惟從無伎求觀念，服務軍旅廿年如一日，心志未嘗稍懈，不問環境如何轉變，不苟且，不偷安，不逢迎，不吹噓。凡事無不可對人言者；與長官部屬同僚相處，一本至誠，肝膽相照。數年前頗缺修養，見有不平者即起而鳴之，一般自私自利之人，輒以跋扈名我譏我，然良心無愧，余不顧也。」蔣公介石個別召見他，談及此段文字，曾笑而頷之。

尹上將所得的病，既不是癌症，也不是中風、心肌梗塞、糖尿病，而是罕見、中西醫束手、全臺灣只有五個病例（四個已早離人間）的「尋常性間質纖維化肺炎」。

民國六十二年八月及六十七年十一月，尹上

將先後因患右側肺炎住院兩次，因身體素健，迅即治愈出院。六十六年起，開始有運動性呼吸困難及乾咳，胸部X光檢查發現肺葉纖維化現象。七十四年肺部纖維化情形嚴重，經將有關病理資料送日本醫學中心討論，認定為「尋常性間質纖維化肺炎」。七十五年十二月，運動性呼吸困難益形惡化，七十六年二月六日入院治療，有呼吸障礙、肺瀰散功能不足及心臟衰竭徵象。十七日出院，不意當晚突昏迷、呼吸困難及發紺，入院急救無效，二月廿三日凌晨三時六分因呼吸衰竭逝世。

尹上將養病期間，除自覺運動時呼吸日趨困難外，一切正常，並無痛苦之態。與來訪友好交談，娓娓不倦，談及國家多艱，山河未復，不免潸然涕下。最後一週雖坐臥不寧，直至呼吸衰竭，仍無呻吟之聲，力抗病魔，堅強無比。斯人而有斯疾，天不憐遺，曷勝悲慟！謹錄拙撰輓聯如後，以為本文之結語。

中原破敵，臺海建功，協力挽狂瀾，凌閣應國良將像；

浩氣舉事，肝膽照人，臨終揮涕淚，病床猶盼版章歸。

本誌本期如有掉頁、缺頁、污損，請寄回臺北市龍江路一〇八號中外雜誌社調換。